

当代

2022

DANGDAI
BIMONTHLY

1

湛容
信不信由你

徐贵祥
琴声飞过旷野

张炜
锦瑟华丽

孙晶岩
中国冬奥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记录中国

1

顾 问：何启治 常振家
潘凯雄 管士光
臧永清

社 长、主 编：李红强

执行主编：徐晨亮

副 主 编：石一枫

编 委：李红强 洪清波 周昌义 孔令燕
杨新岚 徐晨亮 石一枫

美术编辑：陶 雷

当代

2022
DANGDAI
BIMONTHLY

1

总第263期

封面设计 / 陶雷

本刊因人力和经费有限，来稿一律不退，敬请自留底稿，请勿寄私人。

谌容新作

信不信由你

——《老子忘了……》续篇 / 138

长篇小说

琴声飞过旷野 / 004

徐贵祥

长篇纪实

中国冬奥 / 078

孙晶岩

中短篇小说

两个人的冬天 / 142

白琳

吉米，唱吧 / 163

常小琥

家庭相册 / 178

李晔

月光下的黄羊 / 185

房伟

讲谈

锦瑟华丽

——李商隐二十三题 / 194

张炜

纪事

惜字亭下 / 212

胡竹峰

文学拉力赛传真

2021年第六站冠军揭晓 / 222

2021年第六站读者来信选登 / 222

《当代》 致作者

《当代》感谢您来稿支持。

《当代》同时以纸介方式和电子版、有声版方式出版。《当代》纸介版通过邮局征订和报刊零售点零售等方式销售。《当代》电子版、有声版通过合作网站、手机、电子书等电子商务平台收费阅读。

《当代》为所登载作品支付的稿酬包括纸介版和电子版、有声版稿酬。

《当代》保证其纸介版和电子版、有声版的完整性，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将作品割裂于期刊之外单独使用，以维护您对其单篇作品的著作权。

如有保留意见，请您在投稿时特别说明。

DANGDAI

Vol. 263, No. 1'2022

CONTENT

<i>New work of Shen Rong</i>	
Believe It Or Not	Shen Rong 138
 <i>Fiction</i>	
Music Flew Across the Field	Xu Guixiang 004
 <i>Documentary Literature</i>	
Beijing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Sun Jingyan 078
 <i>Stories</i>	
Winter of Two	Bai Lin 142
Jimi,Singing	Chang Xiaohu 163
The Family's Photo Album	Li Chao 178
The Yellow Sheep under the Moon	Fang Wei 185
 <i>Speech</i>	
Inlaid Harp Gorgeous ——Twenty-Three Notes on Li Shangyin	Zhang Wei 194
 <i>Chronicles</i>	
Under the Xi Zi Pavilion	Hu Zhufeng 212
 <i>Announced Literature Competition</i>	
Announced of the Sixth Station Champion of 2021	222
Part of Reader Letters From Sixth Station of 2021	222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DANGDA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信不信由你

——《老子忘了……》续篇

湛 容

作者简介：湛容，女，中国当代作家。祖籍重庆巫山小三峡，1935年生于湖北汉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入川，1945年抗战胜利至北京，毕业于东城私立明明小学，后考入北京女二中。1948年初随家人回重庆，就读于重庆女二中至初中二年级。

1951年参加工作，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售书。1952年调入《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任干事。1954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享有国家调干助学金的大学生。1957年毕业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事翻译工作。1961年病休。1962年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病休中开始练习写作。

1975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在《收获》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1980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由作者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获得当年“百花”“金鸡”“华表”三大奖，得到广泛赞誉。

作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代》发表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太子村的秘密》等。

真没想到，默默无闻的马老爷子因为玩儿股票火了，顿时成了小区的新闻人物。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石激起千层浪，招来一片羡慕嫉妒恨！窗外已是舆论滔滔，老爷子却浑然不觉，独自在小屋里股票玩儿得风生水起不亦乐乎！

近年来，老马家风平浪静的万事顺遂。老两口别说拌嘴闹矛盾，连一块儿说说话都少有，因为老爷子实在太忙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俩小时下午俩小时股市开市，这期间他守着电脑凡人不理。周六周日股市雷打不动地休市，老爷子正好趁这两天总结一星期的成败得失；查查自己持股的企业半年报发了没有，财务状况如何是盈利还是亏损。您算算他哪还有富余的时间？虽然马老爷子投入的本钱小小的不值一提，却深谙不能把自己买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因而他买的股票五花八门，从军工到大消费，从科技到券商银行，琢磨哪支股票有戏买哪支。这就使得他老人家必须去了解五行八作各类上市公司。也难怪老伴讽刺他：你比国务院总理都操心！

对于老爷子痴迷于炒股，马奶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了这玩意儿老头子倒踏实了，忙忙叨叨的人也精神了，不像那会儿没事一天净找茬儿闹别扭。人就怕闲着，有个事儿冲着也挺好！忧的倒不是怕输钱，人家自己早说过：“老子就拿几个闲钱跟它耍！”马奶奶担心的是炒股太费脑子，伤神！老头子又一根筋不服输，成天这么折腾，时间长了身体受得了吗？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万一出点事儿，找谁去？每想到此，马奶奶就不由自主地迁怒于楼下的杜工。就因为坐一边儿看他炒股，看着看着就上了瘾，这才上了贼船！马奶奶心中一腔忧愁无处安放，可算找着个出气筒啦！

只可笑，她这是昏官断案不分青红皂白打错了屁股！楼下的杜总工程师炒股是不假，人家从一退休就开始玩儿股票，都炒了十几年了，称得上是资深的老股民，这事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别人都不跟着炒，单单你们家老马跟着？其实，马奶奶心里也明白，就老头子那牛脾气，他不想干的事，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没用；他想干的事，八匹马也拉不转。说到底，还是他自个儿乐意往里钻，压根儿赖不着人家！

不过话又说回来，马奶奶的埋怨也并非空穴来风。马老爷子今天能成为股市里散户大军的一员，楼下的杜工真脱不了干系。本来，老爷子只听说过某某炒股输了跳楼喝敌敌畏啥的，至于股票是个什么东西，股民在里边儿怎么折腾，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因与杜工交情深厚，楼上楼下两人来往不断，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起初见杜工坐电脑前看股票，他只是出于好奇凑过去瞧瞧，屏幕上一片红红绿绿天书似的他根本看不懂。后来，经过杜工耐心细致地指点，他才学会了看盘，得知了股市的一些行话：什么上证指数呀，什么资金流量呀，什么板块轮动呀，什么自选股换手率呀，什么K线图五日均线十日均线呀等等，等等。

就这样日复一日，马老爷子越看越听越觉得有意思。试想：股票有将近四千支，你只能从中选出几支。买这支不买那支就看你甄别的本事；你买的股票涨了你不卖，什么价位卖，取决于你判断的高下；你买的股票跌了，割肉卖还是不卖，则要考验你的自信与抗压能力了。老爷子觉得这既有趣又极富挑战性，瞧了瞧自己的小金库现有人民币十五万八千元，拿出十万开个户足够了。于是，立刻决定找杜工领他去证券营业部，准备下海玩儿它一把！

那天，他怀揣银行卡兴冲冲地来到杜工家，习惯地朝那唯一的长沙发上一坐，笑模模地表示自己想拜师学炒股……万万没想到，杜工非但没有立即应允，反而满脸严肃地兜头泼来一盆冷水！

“马老弟呀，依想进股市白相相也可以，就是进去之前要搞清楚，这是个啥地方，不要糊里糊涂地跑进去！”

“依晓得伐，股票市场可是不讲我们的社会法则的，什么社会良知，什么与人为善，什么先人后己，这些统统不讲的。晓得伐，这里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就是冷冰冰的唯利是图六亲不认！不讲人情，不讲道德，不怕遭报应。就认一个字：利！晓得伐，股市就是资本博弈，大鱼吃小鱼。钱多的是大鱼。大鱼有话语权，大鱼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兴风作浪谁也奈何不了它！阿拉本钱少的就是小鱼，小不拉子，可怜兮兮的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所以呀，老弟，依要搞清楚，对于散户来说，这根本就

是一个不平等的危险游戏！……”

杜工一席话，听得他脊梁骨直冒凉气！

股票市场水深莫测难以驾驭他听说过，如此险恶不近情理可是出乎他意料；资本博弈什么的他根本就没想过，当然也不知其中的厉害！他坐在沙发上一时愣住了。望着窗下写字台旁的杜工，看着他镜片后闪闪的目光，听着他头头是道的分析，加上那“晓得伐，晓得伐”的口头禅……瞬间，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大家一起听杜工讲节能排污保护环境，为了子孙后代……他那上海腔的普通话一点没变，语速快得一如当年，只是他浓密的黑发变成了稀疏的白发，文文弱弱的身躯似乎更瘦小干枯了。

杜工见对面的人呆呆地盯着自己，以为自己对资本的阐述不够精确，起身从书架上层拿下了一本厚厚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微微喘息地回身坐在了转椅里，边翻着书页边笑笑说：“老弟呀，关于资本，依听听马克思怎么讲的……”于是他就念了起来：

“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会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当然，也就不介意绞死别人了。”

说实话，别看马老弟参加工作以来，天天说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资本论》他可从来没读过。马列主义老祖宗这么精辟透彻的语录他今天还是头一回听到，心中十分震撼，却又不免疑窦重重，禁不住问道：

“那……杜工，你说，到底鼓不鼓励老百姓炒股哇？”

“我觉得是不鼓励！依想想，没有人号召全民总动员大家齐心协力去炒股吧？相反，天天讲：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啥？警告嘛！入市需谨慎，晓得伐？”

“我们股市不是有证监会管吗？”马老爷子万事俱备一心想进股市试试身手，忽然间叫他打退堂鼓不玩了，没那么容易！

“这不稀奇，证监会哪个国家都有，就看你怎么管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股市，一支股票当天可以从三块钱飞涨到三千块；一支股票也可

以瞬间跌得一钱不值，任由股价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狂奔乱窜没人管。我们的股市就不一样了，依晓得的，我们一天的涨、跌幅度只限于百分之十。只不过这两年，上海新开的科创板涨跌幅到了百分之二十。我有时候想想，也许就因为有些规定，我们的股市才涌入了大量的散户？”说到这里杜工自己仰脸笑了起来，“这是我自家瞎猜猜，没有根据的！”

杜工自己又说又笑，却不见对方一点反应。他抬眼望去，只见那人弯腰坐在长沙发的正中，俩胳膊肘撑在叉开的两条大腿上，一双大手十指交叉抵住下巴颏，沉着脸微微垂着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根据多年的了解，杜工知道这位老弟想干的事谁也休想阻拦。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儿，瞧着垂头丧气的人笑了笑，说道：

“老弟呀，依想跑进去也可以，小心一点，就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活跃活跃自己的脑细胞，免得无所事事的早早老年痴呆了，哈哈！”

“要得嘛！要得！”马老弟立刻抬头挺身呵呵笑了起来。

于是，马老爷子就抱着“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的英雄气概踏进了股市的大门。他历来工作认真，如今把炒股也当成了“工作”，无论寒冬酷暑按时“上班”，小心翼翼地对待眼前荆棘丛生的盘面，时刻警惕着中外资本大佬们的鬼蜮伎俩，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落入陷阱。开始他自谦为“新兵蛋子”枪打不准必须向老兵学习，基本照抄杜工选的股票，只不过数量减半。杜工买八百股，他就买四百股。

光阴似箭，弹指间这已是一年多以前的情况了。现在，马老爷子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操作。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算账不仅没输还赢了六千块，钱虽不多却足以让老爷子心情大好。以他入市时十万元本钱计，赢了百分之六，的确也称得上是成绩斐然能不高兴吗！更高兴的是他的老伴，每天早晨她下楼买菜，傍晚下楼倒垃圾，总少不了被人拦住问：“听说你们家老爷子玩股票赢了不少钱？”甭管问的人怀着何种目的，马奶奶总是眯着眼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嗨，赢是赢了点儿，他那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误打误撞的！”如果遇上刨根问底儿的人，她就

十分谦虚地把杜工抬出来,说道:“我们家老头子炒股哇,也就是个二把刀,跟着瞎起哄,真正懂股票会玩儿的是人家杜工,那可是个能人!”

马奶奶这话还真不是假谦虚,作为“股民家属”耳濡目染的她也感受到了股市的凶险,想在这里头赢点儿钱,那简直就是虎口里拔牙难着呢。同时,她心里也清楚:老头子能玩儿得这么顺顺当当的,多亏背后的那个“师傅”。因此,马奶奶对杜工的态度彻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总想着怎么报答报答人家。她知道每天股市结束后,俩人都要开个“碰头会”,就提前包好一盖帘儿饺子让老伴带楼下去,也算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

杜工也不曾料到,这位老弟的加入,竟给自己单调的炒股生涯来了意外之喜。以前自己一人玩儿,得胜时喜悦无人分享,战败时懊恼无人诉说,形单影只不免略显孤独,正所谓“独木不成林”,现如今俩人一唱一和休戚与共自是别有一番高乐!说起两位老先生的“股票碰头会”,会议内容对外虽不保密,您去了也听不懂。

他们把手上的“自选股”分为三六九等,并根据其优劣赐予别名。例如:他们有一支军工股票。集团领导威武公司连年赢利,颇受两位老人青睐,特誉为“主力军”。另有一支化工股表现良好股价节节攀升倍受宠爱,赐名为“劳动模范”。两位老人饱经沧桑明察秋毫眼里不揉沙子,一支券商股平时老趴着装死,却在股指上升时见风转舵比谁都蹦得高,被称为“投机分子”。另一支银行股则被视为“保守派”,它虽是股价低廉,却总是进一步退两步慢慢吞吞的,不对俩人的暴脾气,就把它清除了。还有一支股被贬为“妖精”,因为它涨跌无度显然

是被“游资”时不时操纵的。他们懒得跟这种软骨头费神,趁涨了点儿就把它踢出去了。当然,他们的“自选股”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审时度势地经常吐故纳新,这被他们称之为“清理阶级队伍”。如此一来,经过他俩反复研究磋商随时调整,当前握在手上的股票绝对是精英分子,各方面都比较优秀,顶得住风浪经得起考验,绝不至于沦落到崩盘退市的悲惨境地。

他们的“碰头会”不仅内容丰富且满满的正能量。虽身处资本市场,却继承和发扬了我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举例如:那天杜工在会上自我批评说:“昨天‘劳动模范’涨停卖了两百股卖早了,没想到它今天又涨停了。”马老弟则发表不同意见:“卖得对,反正我们赚了。我看它快到山顶了,说不定那些龟儿子明天就卷钱坐直升飞机跑啦!”果然,他们的“劳动模范”第二天跌停,第三天又跌停,接连两个跌停板可把俩老头高兴坏了。赚多赚少他们似乎不大介意,关键是老子有先见之明跑在了你大鱼的前头,小鱼得胜啦!也因此,在第三天的“碰头会”上,他们总结为:“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父。”两位老先生就这么潇潇洒洒地玩儿股票,还真没输钱!你信吗?

郑重声明:本小说只为让股市里散户朋友们一乐,无意涉及经济领域大学问及其它神仙操作。特此敬告,以免误会。

作者 湛容 2021年12月2日

责任编辑 徐晨亮

